

每个人都有一棵树

洪放

每个人都有一棵树，榆树，槭树，乌桕树，苦楝树，枣树，桃树，梨树，柳树，黄杨树，刺槐树，青桐树，香樟树，喜树，苦柳树，桐树，野刺树，石榴树，桂花树，梧桐树，皂角树，梓树……这些树盘根错节，生长在江淮之间广大的土地之上。这都是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树，金贵的树，原就不属于这片大地。而且，没有人愿意去要一棵金贵的树。人们需要的，是最普通最平常的树。这些树从一个人出生就开始跟随着他，看着他从一尺长，长成七尺长；看到他头顶日头，脚踩泥土，一步步地生儿育女，生老病死。树虽然从不言语，但它却以另外的方式将这个人的魂灵收留，然后在月光下将之送还泥土。

然后，树，也消失了。

一棵树的消失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连同一个人的消失。六七岁时，在村庄的中间有一条宽不过一丈的百米巷子。巷子里仅仅在中间部位开了一扇小门，很低，比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的身高还低。一年四季，门内都是黑漆的，飘出来最多的是炊烟，咳嗽，与越来越浊重的老年气息。孩子们都怕走过这巷子，然而，还必须得走。这巷子就在村子的中间，是孩子们躲猫的必经之地。每回走，都是越快越好。有时，冷不丁后面会有人声，似乎在轻声地喊着一个名字。那名字像是元，又像是水，还像是宝……反正听不清。也没有人愿意听清。那声音浑浊，久病一般，从小门里冲出来，却在巷子里得不到一点点的回音。

终于有一天，孩子们问：那是谁？

是苦柳。

人们说的是一棵长在村子东边岗上的苦柳树，很老的树，虬曲着。上面只零星地长几片叶子，这表明它还活着。它是巷子里那人的树。

但孩子们还是得问：那是谁？没人回答。其实是有答案的。只是所有人都不说出来。大人们偶尔会送些食粮到那小门前，有话没话地跟屋里的人说上几句。有一年春天，人们发现高岗上的苦柳树没有发芽。再然后，有一天，一群孩子发现一个男人向那小门内半伸着头。孩子们想听清他们说的话。但一句话也没有。孩子们就跑到山岗上看那树。树更虬曲了，果真没有一粒芽子，用手在树身上使劲地抠，居然抠不出一

丁点的树液。而在它旁边，刺槐树叶密集，青桐的最高处，大片的新叶，如同一只巨大的绿色的鸟巢。远处，栀子沟正在金黄的夕阳下，像丝带一样逶迤而去。

每个人都有一棵树。江淮之间，很多人就用了树做自己的名字。很多年后，村庄迁移，葬于村庄周边的老坟也被迁往山里。那些被从土里取出来的棺木，很多都腐烂了。它们曾经就是村庄上的一棵棵树。这些树生着时，跟着一个人；死了时，成了一个人的棺木。在众多腐烂的棺木中，人们指着一具完好的棺木，说那就是吴头大妈的。那是苦柳，生的时候最苦，做了棺木却最长。

——这个有一棵苦柳树的人，按辈分算，是我的三服之内的大妈。她年轻时嫁过来，不育，便在那巷子里独居至死。而她的男人，后来人丁兴旺，枝繁叶茂。



芬芳 汤青 摄

一片花红

朱王芳

京剧《四郎探母》中有句唱词：“芍药开牡丹放，花红一片，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……”园子里栽种了一棵紫牡丹，一株白芍药。牡丹株型高大，确乎“花艳体肥”，硕大的花朵大得似乎有些呆笨。一夜春雨后，花形失色，低下了高贵的头颅。我没有友人养花的细致和耐心。她家园子里牡丹开放时，她为之晴也打伞，雨也打伞，各色的牡丹受到“女王”般的照顾。“姚黄”“魏紫”“首案红”“二乔”……牡丹因其色而闻名。牡丹华贵雍容，光华灿烂，其姿色超群，盛开时群艳失色，自然俘获世人之芳心。芍药避其锋芒，在牡丹将谢时粉末登场。

世人喜欢将牡丹与芍药一比高下，所谓有“花王”与“花相”之称。“立如芍药，坐如牡丹”，我以为芍药与牡丹相比，芍药胜在花朵之姿。正如《本草纲目》里所记载的“芍药犹绰约也，美好貌。此草花容绰约，故以为名”。晨风之中，芍药摇曳，有黛玉葬花之风致。最喜欢一首《清平乐·白芍药》中的词句，“何年金屑，飞上珍珠雪，一树风情谁解说”。白芍药白似雪，又如金屑一样明亮，风情万种，兀自盛开在暮春的光阴里。

芍药多红白两色，白芍药与红芍药相比，多了份素雅与简白。乡下多红芍药，田野里大片芍药，花红一片，那是农人们种植的药材园。祖母在老屋后

门的角落也栽了一株红芍药，年年开得旺相。她常坐在门口的椅子上，看看花，晒晒太阳，打打盹，一生漫长的光阴似乎就这样消逝不见。祖母虽90岁高龄，仍耳聪目明，手机里每次和我话陈年往事或家长里短，如小河淌水一样停不下来。她常常埋怨：“我在家没人愿意和我说话，人老了，没用了……”上次回家，在她的屋子里寻了些坛坛罐罐，那些曾腌菜的坛子已蒙上了灰尘。看到桌子下有一个细口粗腰的罐子，我如获至宝。祖母好奇地问：“你要这些破罐子有啥用？”我笑着说：“带到城里去养花。”现在，园子里十多个腌菜罐大大小小高高低低都被我栽上了花，各色的鲜花和古朴的罐子甚是相配。我剪下两枝白芍药插在那个有着精美花纹的细口罐子中，清灵灵的芍药竟显得端庄起来。低头嗅之，细微的幽香似石榴树枝丫间的一声鸟鸣，又似廊檐下的一串水珠，清浅无痕，悄然滑过心间。

芍药又名“将离”，这样的名字有着珍惜之意，有着惜别之情。春天，一朵花开了，一朵花谢了。曾为之低回，也曾为之叹息。“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。”植物有情，人多情。这样的春日也想和祖母唠唠这些美丽的花草，也想写一张苏轼的《啜茶帖》给友人，“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？有少事须至面白。”觉得无论做什么，都很美好。

布谷声声

章铜胜

布谷一声叫，山鸣谷应，整个村庄、围绕村庄的田野都活了。

爷爷在那一声布谷的叫声里，笑眯了眼。恐怕没有一种鸟的叫声能有如此大的魔力，能让总在忙碌着的爷爷注意到，并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认真聆听。

门前的麻雀在地上跳动着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爷爷总是大手一挥，嘴里还发出“嘘嘘”的声音，像赶小鸡一样，企图把麻雀全部从眼前赶走。麻雀常偷食晒在晒场上和田里的稻谷，爷爷不喜欢麻雀也在情理之中。

听见乌鸦叫，爷爷的眉头只是皱了一皱，爷爷不喜欢乌鸦，但拿它们没办法。

早晨，爷爷看见喜鹊站在门前的树梢上冲他叫个不停，就望着树上的喜鹊，嘿嘿地笑了。那一天，爷爷说话的声音也是笑的，见到谁，都会露出灿烂如春的笑容。

而布谷鸟不一样，在谷雨过后，到芒种之前，布谷鸟在村庄的周围长一遍、短一遍，远一声、近一声地叫着，声声动情，动了爷爷的情。布谷鸟好像是爷爷的一位老朋友，年年来看他，布谷鸟没有来时，爷爷也会盼着它们。

布谷鸟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杜鹃鸟，民间流传的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的故事是深情的，爷爷懂得这份情的重，所有和爷爷一样勤劳的庄稼人都懂得，布谷鸟踩着农时而来，在催促着乡亲们快点播种。

从田野里传来第一声布谷鸟的叫声，总是爷爷最先发现的。与其说是爷爷注意到了布谷鸟的叫声，不如说是爷爷盼来了布谷声声，盼来了播种的季节。

“今天早上，在东山脚下的田边，俺听到布谷鸟叫了，声音亮着哩。”爷爷高兴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奶奶，告诉了家人，也告诉遇到的乡亲们。

于是，“布谷鸟叫了”的消息，像长上了翅膀一样，很快就在村庄里传开了，这似乎不太像是爷爷沉稳少言的性格。布谷鸟就是这样的神奇，它能让爷爷的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，真是让人捉摸不透了。

走在田埂上的爷爷是开心的，他还会学上一声布谷鸟叫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布谷布谷，割麦插禾。”爷爷的声音是充满喜气的，在满眼绿色的田野上，在渐渐和暖的风里，爷爷的声音也像爷爷一样，露出须发花白的颜色，也漾开笑意圈圈的皱纹，如一片空茫的水田，被风吹皱，笑意盈盈地迎接着布谷声声的催促，在等待着栽上一棵棵的秧苗。

“杨花落尽子规啼”。布谷声声，已近初夏，正是耕种的好时节。爷爷的开心大概是源于眼前的麦子黄、秧苗绿吧。地里的麦穗儿是沉甸甸的，水田里的秧苗是壮实实的，一边是即将到来的丰收，一边是就要种植的希望，这样的场景，是能让每一个庄稼人都笑到心里开花的。布谷鸟的叫声真是悦耳动听，它用声音形象地告诉乡亲们一些令人喜悦的消息。

“布谷声中雨满犁，催耕不独野人知。荷锄莫道春耕早，正是披蓑化犊时。”宋人蔡襄的诗是一幅清新的雨耕图，如淡墨小品，寥寥数笔就勾出了田野中的淋漓水气、泱泱浩荡。画卷中，应是长林笼烟，水田漠漠，穿透雨烟的布谷声声，也是湿润的，声音如雨烟般笼罩着山野。其实，并不需要布谷的催促，身居山野的乡亲是知道节气的，他们早已荷锄下田，披蓑犊牛，在雨中忙着耕耘了。

布谷声声，清真空灵，那是温暖人心的声音，是听了就会让人心醉的声音。

